

不朽的戰魂——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回顧 系列 12

日本戰敗

我六十四軍受降紀實

欣逢「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」，本刊自今年四月二二六三期開始推出〈不朽的戰魂——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回顧〉系列，簡述抗戰重要戰役始末及當年參戰老兵的戰場回憶，迄今十二期，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，希望這段悲壯的大時代歷史，經由本刊的陸續披露，讓國人更加了解，並讓後人引為殷鑑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濟夏，民國三十二年從軍抗日，服務軍職三十八年，官拜少將，曾任國軍同袍儲蓄會主任、聯勤財務署副署長，民國七十年於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任內退休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，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我國上下莫不歡欣鼓舞，三三萬萬國軍部隊奉令於各地待命，準備接受日軍投降。

八月下旬，我軍終於接受受降命令：「著陸軍第六十四軍前往廣東省中山、順德、新會一帶，接受日軍第一三〇師團近藤部隊、中村旅團等投降。」

前往廣東受降 官兵興奮東行

九月一日清晨，六十四軍軍部自廣西省南寧市蘇墟出發，前往廣西省南海岸欽州市，參加九月三日盟軍勝利日。是晚，與我國並肩作戰的美軍大兵，人人興高采烈，對空鳴放卡賓槍，砰砰槍聲響聲代爆竹聲；慶祝會場滿布彩球與彩帶，香檳開瓶聲此起彼落，增添無限歡樂！

次晨起床後，天氣頗涼；六十四軍官兵懷著興奮心情，踏上凱旋之路。部隊沿粵境南海岸東行，目的地是廣州市外圍城市江門市，路長五百公里，行程兩週。首日自欽州市起程，經合浦、廉江、茂名、陽江、臺山、開平等沿海城市，前往江門市。

途經華僑故鄉的臺山市，其村落建築均為白色兩層洋房，遠眺白茫茫一片，全是西化建築，較之其他村落頗為特別。此時部隊每天行軍約三十五公里，每行軍七天，安排休息一天，以確保官兵體力。因長途跋涉，腳底板起了許多水泡，大夥兒休息時，都忙著找來縫衣針，以火燒或酒精消毒，將水泡一戳破，然後才能繼續上路。

部隊終於到達新會縣開平，距離目的地江門市僅剩一天路程。為便受降任務進行順利，於開平市停留一天，全員休整後，部隊再集結出發。

翌日上午七時，軍部警衛營擔任前鋒，緊接著為軍部軍官乘騎馬隊，各坐騎均由馬夫牽引。軍官隊之後為軍直屬部隊即工兵部隊、通信部隊、衛生部隊、兵工部隊、砲兵部隊、運輸部隊。

連續多天行軍 弟兄腳底起泡

途經華僑故鄉的臺山市，其村落建築均為白色兩層洋房，遠眺白茫茫一片，全是西化建築，較之其他村落頗為特別。此時部隊每天行軍約三十五公里，每行軍七天，安排休息一天，以確保官兵體力。因長途跋涉，腳底板起了許多水泡，大夥兒休息時，都忙著找來縫衣針，以火燒或酒精消毒，將水泡一戳破，然後才能繼續上路。

蝗蟲般的日軍

【作者速寫】宋子劍，民國二十年生，曾服役於空降特戰司令部，民國六十九年中校退伍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，日軍在長沙三次會戰中失利，為了想要打通西南走廊，謀取我中央政府重慶，進而支援西南印緬日軍，故於當年冬，聚集十多萬精銳陸軍，對湖南省常德地區發動猛攻。

躲避戰禍 藏身山中

我家在長江中游，即常德上游七十多公里處，地名張家灣，也就是桃花源風景區對岸的小村落，此處為沿江一個大灣，水域廣大，水流平緩，民船都在此休息過夜，以便次日上行通過兩處最險惡的水路——凌津灘、清明灘。

那年我才十二歲，讀六年級，十一月上旬學校已停課。某天，全村人匆匆收拾細軟，躲到村後的深山中。原因是日軍已進犯上游的鄭家驛，那一帶沒有國軍阻擊，日軍順流而下，當天就到了張家灣，幾乎是我們前腳一走，日軍後腳就到。

常德正面有國軍把守，日軍難以得逞，所以日軍從常德後面迂迴包抄，由長江口津市、澧縣、南縣，沿澧江而上至慈利大庸，橫切至鄭家驛，再沿江集結船隻，順流而下，使守衛常德的國軍措手不及，

（輜重團）與野戰醫院。

三個步兵師的受降任務分配為：陸軍第一五五步兵師負責新會、江門地區；陸軍第一五六步兵師，接受廣州灣、遂溪及鶴山等地區；陸軍第一五九步兵師，前進中山、順德地區，分別接受日軍投降，解除日軍武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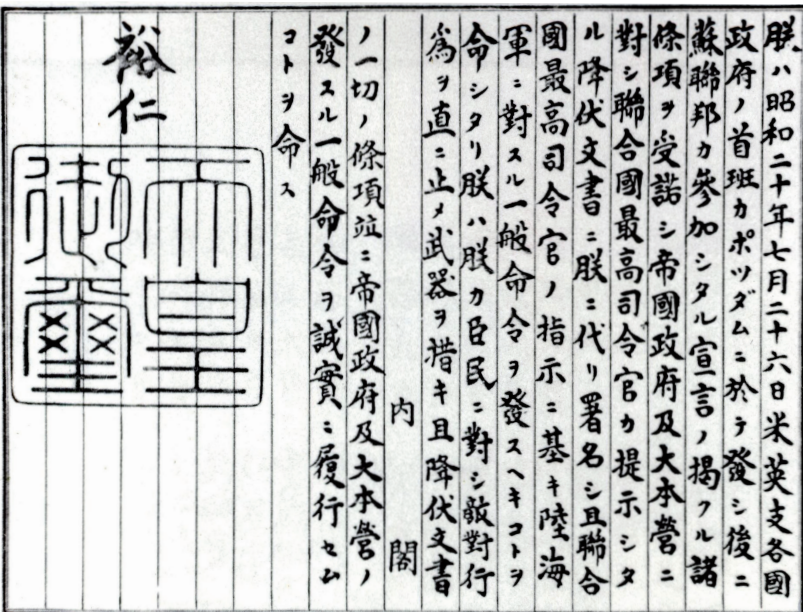
六十四軍凱旋 日軍繳械投降

當軍部受降隊伍接近江門凱旋門，人們簇擁佇立公路兩旁，揮舞旗幟忘情歡呼，鞭炮聲震耳欲聾，大夥兒於萬眾歡騰聲中抵達目的地。

受降典禮由軍長張地中主持，投降日軍第三〇師團師團長近藤新八，親手將戰俘名冊、武器裝備清單等項，呈交張軍長接收，典禮莊嚴肅穆。歡迎慶祝勝利到來，理髮業者在門前豎立海報，以紅紙大書「歡迎國軍凱旋歸來，免費理髮三天」。

政府人道設想 寬待日軍戰俘

戰爭殘酷無情，戰敗國毫無尊嚴可言；幸我政府寬大為懷，對待日軍戰俘，處處人道設想，對等待遣返回國的日俘，採集中管理，惟每天日俘排隊外出洗澡時，途中仍會遭百姓追逐，日軍個個表情驚恐、如喪考妣，昔日之霸道囂張張然！反之，江門市民族意識高漲，我軍頗受民眾愛戴。（本系列結束）



▲日本投降，裕仁天皇發布「日皇簽署降詔書」後，中華民國國軍在各戰區接受日軍的投降。（圖片提供／國史館）

從後面反向一舉奪取常德。

張家灣水域甚廣，日軍在此強擄船隻，無論上下行的船隻，被日軍截獲後，都停泊在張家灣，遭擄者大多是常德、桃源民眾，他們聽說日軍要奪常德，載運貨物欲逃往上游芷江、洪江，不料被擄，所以船上載運以逃難的家屬居多。

日軍在張家灣停留一段時間，於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搭民船分批順流而下，猛攻常德上游河汊山障地。因河汊山附近水域狹隘，無法容納太多船隻，日軍於是輪番上岸，七次猛攻，我英勇守軍一六九團第一營官兵堅守陣地兩天後，被日軍突襲攻破。

日軍過處 如蝗蟲過境

張家灣一百多戶人家，躲在深山中的都是老弱婦孺，確認日軍全都走後，才敢回家探視。只見江邊留下很多衣物箱籠等，雜亂散落不排和岸上，還有很多被日軍丟入水中。村人養了廿多頭豬，還有百餘隻雞鴨鵝無一倖免，全都沒了；榨油坊拉轆子的兩頭黃牛也被日軍宰殺吃掉。

觸目所及，全村都是雞毛、豬皮、牛屎，髒亂不堪，惡臭難聞。我家很多家具被當柴燒掉；家中有一口大水缸，缸外圍有木架保護，日軍竟然坐在木架上大便，並丟入大石頭，將水缸砸破。

日軍在張家灣，有如蝗蟲過境，村民無不怨聲載道，對日軍恨之入骨。

臺灣好風景

陪友人景行去榮總看「憂鬱症」，進到候診室已是滿座。坐著等候時不與多說話，怕吵著人，只有用眼睛看，於是常有溫馨的畫面落在眼底。

例如，孝順的兒女無微不至陪伴著父母，殘疾夫妻的相互扶持等景象，總教人眼眶微濕、嘴角微揚。假如能用攝影機把它定格，保留起來該多好。景行只要看到我眼眶泛紅起煙霧，總會輕拍我肩胛，他知道我心裡柔軟與感動。

當景行的看診燈號閃爍時，我把他扶起來，他有久坐不易即刻站起的毛病，腿肌沒有力氣，須扶著他走上幾步，才能自己邁開腳行走，於是自然的讓他在我的肩膀走到診間，待景行在醫生旁邊坐好後，我才退出站在門外等候，留醫師和他做個別問診。

倒退出門時，我碰到一輛輪椅，只見一位年輕替代役男推著一位高齡的病患，輪椅上標有「育智堂」三個紅字，想必屬於哪家慈善機構吧！我微微表示歉意；推車的役男微笑搖手，露出極為和善的表情，讓人禁不住想和他多說說話。我問「育智堂」是從哪裡來的？他回答是「岡山榮家」；立刻，親切感油然而生，因為我也是榮民啊！

扶著景行走出診間，小夥子推著老人進去，就此別過；我們到藥房依序等了一會兒才拿到藥，一起去搭公車回程。候車時，我把剛才所見說給景行聽，但他沒有



心平氣和利長壽

【作者速寫】胡光東，榮民，文字工作者。

「心平氣和利長壽」這句話，是養生、養心、強身、健體的一劑神丹妙藥。古往今來，凡長壽的老人，必然深諳「含養怒中氣，疾病不上身」、「平淡和樂觀，安心莫羨人」、「知足就是富，健康就是壽」的道理。

隨園主人袁枚曾指出：「精神為主人，形骸為屋舍」，意

【作者速寫】沈立，海軍官校五十三年班畢業，陸戰少校退役，服務中國造船二十六年，著有「魂繫舊曲」一書，現在電臺主持「魂繫舊曲」節目。

思是說人的精力和心理狀態，好比家庭中的主人，而形體則好比是這個家庭的房屋。人若想健康長壽，長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境是十分必要的，這樣才不至於使形體這「屋舍」倒塌而早夭。

袁枚更進一步指出：「人能清心寡欲，無暴怒，無過思，自然血氣平和，卻疾多壽。」用現在的語法來說，一個人如能保持心地平靜、純潔，沒有很多奢望，這樣就不會生氣，思想上也沒有顧慮和牽掛，自

年輕人穿著制服，掛有名牌「陳○○」，我站在他們旁邊不到三分鐘，他一直用手握著老人的右手，低下頭彎著腰，不只十次去擁抱長者，輕拍老人的胸部，並告訴他馬上就輪到他了。看得出兩人相處已久，老人的眼神對他無盡的依賴，這不又是一個值得咀嚼的題材？

我問年輕人：「老人家多大年紀了？」他回答：「九十！」老人這時有點躁動，他把嘴貼在老人耳邊說：「乖！」那種親切，就像一個孫兒在呵護爺爺似的，也就這一個字，讓我熱了眼眶。從沒看過陪伴照顧的人，有這麼細緻的好性情，後來閒聊得知他是輔英醫校畢業、長庚大學碩士讀完，入伍派至榮家服務替代役。

除了個性溫和、應該與所學的知識有關吧！我未多做思考，就已深刻相信，做這樣服務性質的工作，真需要教養與慈悲，我不知他的家庭背景如何，想必出身良好人家。看到這位年輕人的表現，一股溫暖在心頭燃起，覺得今天陪景行走這一趟，能看到這一幕暖暖的人世溫情，真太值得了！

交流道

「生活藝文版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nichier Chiang@ct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台北市延平路三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

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網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

八二三砲戰避難記

【作者速寫】方雪卿，榮眷，生於小金門黃埔村后頭。

拾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當年防空洞設施簡陋，連通風的通氣口都沒有，只有無門的洞口附近空氣新鮮，洞裡則十分擁擠，又濕、又悶。我又餓、又渴，苦不堪言，這情景至今還深深烙印在我腦海。

砲擊暫停時，大家立即衝出防空洞，發現村內房舍毀損不少，畜養的家禽、家畜死傷枕藉，為了活命，大家火速宰烹或儲存，暫飽飢餓。當砲聲再度響起，大夥兒又迅速奔回防空洞。

砲擊數日後，多數金門人已撤臺保命。因我家境貧寒，平常種植地瓜度日，並無多餘的經費還臺，家姊因恐懼過度，連日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

避難之夜，大夥都躲在洞裡，整整一夜，連一粒米飯、一口水都沒得吃喝。有些村人帶了水壺，但連一口水都不願施捨，古人說「患難見真情」，人在困難之際，才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我隨堂姊送還軍人洗好的衣物，將返家之際，突然聽到對岸砲聲隆隆，砲彈立即落在村莊附近。堂姊驚慌之際，拔腿快跑，幼小懵懂的我也跟著她跑，奔向村外的防空洞，只見母親正在防空洞口，放眼企盼著家人的到來，因情況突然，大部份村民都擠向防空洞避難，此時父親及家人已陸續奔至，幸好家人均無恙。